

元朝多族士人的雅集

蕭啟慶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一、引言

元朝是中國史上前所未見的一個多元族羣社會。前輩學者多認為蒙元對漢文化抵制最力，而族羣之間更存在明顯的社會區隔。這些看法不盡正確。

事實上，元代中期以後，「棄弓馬而事詩書」的蒙古、色目子弟與日俱增。在蒙古、色目族羣中，具有中原士大夫文化修養的士人不再是零星的個體，而已蔚為一個人數相當龐大的羣體。而且蒙古、色目文士並非孤立於漢族士大夫階層之外，而是與後者在共同文化、信仰及生活方式的基礎上，密切交融，構成一個超越族際樊籬的「多族文士圈」。¹

元代「多族文士圈」之存在，具體反映於各族士人的社會關係與文化生活。社會關係方面，蒙古、色目文士經由姻戚、師生、座主與門生以及同僚的關係而與漢族士人形成一個緊密的網絡。文化生活方面，蒙古、色目文士則透過唱酬、雅集、書畫品題、書籍編刊與序跋題贈而參與漢族士人文化活動的主流。

雅集是中原士大夫文化傳統的一面。自從士大夫文化在東晉初步成立以來，雅集便是士人「嘯其鳴矣，求其友聲」，以文會友的重要方式。聚會時的主要活動或為飲酒品茗，或為詩歌、詞曲、書畫之創作、品鑑與欣賞，或為園林、山水之遊覽，可說包括士大夫文化的各個層面。²聚會的規模可大可小。歷史上有名的兩晉華林園、金谷園、蘭亭等大型聚會固然是雅集，二三文人之飲酒賦詩或結伴同遊也可稱之為雅集。³

本文以不同族羣士人參加之雅集為研究對象，擬根據雅集中主要活動之性質，分為

¹ 蕭啟慶：〈元朝多族文士圈的形成初探〉，載《第二屆宋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文化大學，1996年），頁165-90；蕭啟慶：〈元朝各族士人間的文化互動：書緣〉，載《勞貞一先生九秩榮慶論文集》（臺北：簡牘學會，1997年），頁349-79。

² 王毅：《園林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頁545-611。

³ 胡太雷：《中古文學集團》（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頁37-52，71-77，81-83。

文學之會、藝術之會與遊覽之會三節，藉以顯示各族士人常因共同興趣與品味而聚會，與漢族士人之間的關係並無不同。但是，詩詞、書畫之創作與山川、林園的優遊行樂原是士大夫文化中不可分割的環節，士人雅集時之活動不必限於其中之一項。文學之會中，援筆作畫者固然不乏其例；藝術之會中，以詩詞題畫者尤為習見。而在遊覽之會中，士人覽景賦詩，詠古迹懷者更可視為一種規律。總之，「文學」、「藝術」、「遊覽」三種雅集的活動具有一定程度的重疊。

二、文學之會

文學與藝術同為儒學之核心，也是士人必具的修養。但是，雅集原是士人調適性情、表達雅趣的場合，談經論道者顯然不多，吟弄風月者則較為習見。

文藝類的雅集可按參加人數之多寡分為「遊宴」與「小集」二類。「遊宴」參加者人數較多，而「小集」則僅有一賓一主。但不論人數之多寡，主要之活動皆為文學。

元代前期（指忽必烈時代），蒙古、色目人之漢文化修養不高，因而似無人參與士人雅集。如至元二十五年（1288）舉行於大都之雪堂雅集，與會者名公士夫二十七人皆為漢人、南人。⁴ 蒙古、色目之參與始於元代中期。

a. 遊宴

1. 清香詩會

清香詩會於大德元年（1297）舉行於大都。主人為僧人沙囉巴（Shes-rab dpal, 1259-1314），客人則為政界耆老。

沙囉巴，出身唐古（即前西夏）積寧氏，號雪岩，帝師八思巴（'P'ags-pa, 1235-1280）弟子，精於釋典及吐番文字，曾譯其師所著《彰所知論》為漢文。⁵ 程鉅夫（1249-1318）比擬之為鳩摩羅什。⁶ 沙囉巴又喜讀儒書，並樂與文士遊。程鉅夫詩云：「讀書誦經踰五車，洞視孔釋為一家。」王惲（1227-1304）則說他「又喜儒書，樂與吾屬遊」，⁷ 可見沙囉巴為一超越教派樊籬的色目僧人。

⁴ 姚燧：《牧庵集》，《四部叢刊》本，卷三十一〈跋雪堂雅集後〉，頁十上至十一下。

⁵ 釋念常：《佛祖歷代通載》（揚州：廣陵古籍刻印社，1993年），卷三十六，頁422-23；參看 Herbert Franke, "Sha-lo-pa (1259-1314), A Tangut Buddhist Monk in Yuan China," in Herbert Franke, *China under Mongol Rule* (Aldershot, Great Britain: Variorum, 1994), Ch. XI.

⁶ 程鉅夫：《程雪樓文集》，陶氏涉園本，卷二十九〈送司徒沙囉巴法師歸秦州〉，頁十五上至十五下。

⁷ 王惲：《秋澗先生大全集》，《四部叢刊》本，卷三十二〈送總統佛智師南還〉，頁九下。

沙囉巴於大德元年三月在江浙釋教總統任內北上大都述職，邀請王惲等五位耆老至其行邸雅集。會中主人焚香待客，佳釀數行之後，賦詩論法，「賓主兩忘，不知我之爲香，香之爲我也，而以心香爲主也」。可說是一次境界甚高之色目與漢族的僧俗聚會。王惲〈清香詩會序〉注云，與會五老之年齡合計爲三百五十（應爲三百五十二）歲，五人之年齡分別爲：「傅初庵，七十五；雷苦齋，七十三；閻靜軒，六十三；王秋澗，七十一；賈評事，七十。」⁸ 傅初庵(1223-?)名立，德興人，仕至集賢大學士。⁹ 雷苦齋(1225-1297)名膺，渾源人，累官集賢學士。¹⁰ 閻靜軒(1236-1312)名復，高唐人，以翰林承旨致仕。¹¹ 王秋澗即王惲，汲縣人，官至翰林學士。¹² 以上四人皆爲漢人，亦爲文名卓著的翰林、集賢大老。賈評事亦應如此，可惜不知其生平，僅知其號頤軒。¹³

清香詩會兼有僧俗詩會與尚齡雅聚的性質。僧俗詩會可上溯到東晉慧遠組織的白蓮社。該社成員共有僧俗「十八賢」，相聚「同修淨土」，遂開後世文士與僧人結詩文社的先河。尚齡雅聚則是唐代以來文人的—個風雅傳統。會昌五年（845）白居易（772-846）主辦的「九老會」在歷史上傳爲佳話。¹⁴ 總之沙囉巴主辦之清香詩會，顯然是結合文人雅集的兩個不同先例。

參加清香詩會的五老中，四老皆曾賦詩，而王惲則爲之序。王惲之序仍存，諸老之詩則已散佚。主人沙囉巴或亦擅詩，可惜未見記載。

四年後，沙囉巴赴河西修葺乃師八思巴之靈塔，道經大都，又與京師文友重聚。翰林學士劉敏中（1243-1318）及程鉅夫皆參與此次雅集並即席賦詩。劉敏中之二首七絕爲：

吳越名山已尋遍，秦涼孤塔動歸心。乾坤萬里如來海，卻向詩人覓嘗音。
飛錫臨將遠入秦，回頭一笑情更親。定知許我歸來日，也作清香會裏人。¹⁵

敏中與沙囉巴爲初識，敏中在詩中除了表達離情外，也希望參加沙囉巴遠行歸來後的另一次清香會。程鉅夫〈送司徒沙囉巴法師赴秦州〉一詩以「蕩蕩青天日月賒，何時能來煮春茶」作結，表達了相同的願望。¹⁶ 總之，這次聚會可說是清香詩會的延續，顯示出沙囉巴與漢族士人間的情誼。

⁸ 同上注，卷四十二〈清香詩會序〉，頁十四下。

⁹ 柯紹忞：《新元史》，退耕堂本，卷二百四十二，頁七上。

¹⁰ 《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卷一百七十，頁3990。

¹¹ 袁桷：《清容居士集》，《四部叢刊》本，卷二十七〈閻公神道碑〉，頁九下。

¹² 《元史》，卷一百六十七，頁3932-35。

¹³ 劉敏中：《中庵集》，《四庫全書》本，卷五〈二絕句〉，頁六上。

¹⁴ 李浩：《唐代園林別業考論》（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6年），頁79。

¹⁵ 《中庵集》卷五〈二絕句〉，頁六上。

¹⁶ 《程雪樓文集》卷二十九〈送司徒沙囉巴法師歸秦州〉，頁十五上至十五下。

2. 廉園萬柳堂遊宴

廉園為元代前、中期大都最著名的林園，屬畏兀兒廉氏家族之產業，原由忽必烈潛邸舊臣布魯海牙（Buyruq Qaya, 1197-1265）所營建。¹⁷ 因其子孫皆以「廉」為氏，故稱廉園。

廉園遺址在大都南城（即金中都）彰義門內。¹⁸ 園中有池塘數畝，水石花竹之勝、牡丹品類之多，冠於京華。廉氏在色目人中漢化最早且深，其家富於藏書而又好客，廉園遂成為大都重要遊覽與文化中心之一，園中之清露、萬柳二堂便是廉氏家人與各族士人不時雅聚之處。

元朝中期廉園之主人廉野雲，曾任中書（或行中書）左丞，在大德（1297-1307）、至大（1308-1311）時期已休致在家，程鉅夫為野雲所作〈遺音堂記〉稱其人：「方盛而已辭歸，而友木石，狎魚鳥，玩天地之盈虛，閱寒朔之往來，泊然若無與於世。」¹⁹ 可見野雲為一急流勇退之高官。過去學者認為野雲即忽必烈前期儒相廉希憲（1231-1280）或其兄長希閔，²⁰ 但就年歲而言，²¹ 野雲應為希憲之弟希恕。²²

由於野雲風雅好客，廉園中之藝文活動遂達致高潮。在此期間，著名文人張養浩（1270-1329）、袁桷（1266-1327）、姚燧（1238-1313）、程鉅夫、許有壬（1287-1364）

¹⁷ 《元史》卷一百二十五〈布魯海牙傳〉，頁2070-72。

¹⁸ 關於廉園遺址，參看熊夢祥（編）：《析津志輯佚》（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頁77；曹子西（主編）：《北京通史》（北京：中國書店，1994年），第五冊，頁387。

¹⁹ 《程雪樓文集》卷十三〈遺音堂記〉，頁七上至七下。

²⁰ 傅樂淑認為野雲即廉希憲，見所撰〈萬柳堂圖考〉，《故宮季刊》第十四卷第四期（1980年），頁1-17；而楊鐮《貫雲石評傳》則認為野雲為廉希閔（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45，73）。

²¹ 廉希憲卒於至元十七年（1280），見Ch'i-ch'ing Hsiao, "Lien Hsi-hsien," in *In the Service of the Khan*, edited by Igor de Rachewiltz et al. (Wiesbaden: Harrasowitz Verlag, 1993), pp. 480-99. 廉希閔為其長兄，其卒年應不致晚於希憲過久。楊鐮認為布魯海牙十三子中，「年齡最大的應是廉希憲」，「廉希閔係嫡子，非年齡最長的兒子」（《貫雲石評傳》，頁73，註4）。但是，元明善〈平章政事廉文正公神道碑〉云：「司徒十三男子，魏國〔夫人，指布魯海牙原配石抹氏〕之男曰希閔，……次即王〔即希憲〕。」（蘇天爵：《國朝文類》，《四部叢刊》本，卷六十五，頁一下）可見希閔確為布魯海牙之嫡長子，其為野雲之可能性極小。

²² 在現知史料中，廉氏子孫曾任「右丞」者唯有世祖晚期之廉卜魯迷失凱牙（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四部叢刊》本，卷三十九〈魏郡夫人偉兀氏墓誌銘〉，頁一上至四上），即希恕，見屠寄《蒙兀兒史記》，結一廬刊本，卷一百五十四《氏族表三》，頁二十一下。

等都曾為座上客。園中最有名之一次遊宴為舉行於至大四年（1311）至延祐元年（1314）間的萬柳堂燕集。²³ 元佚名《廣容談》云：

野雲廉公於都城萬柳堂張筵，邀疏齋盧處道、松雪趙子昂、歌姬劉氏名解語花，賓主盡歡。劉氏折荷花，左手持獻，右手舉杯，歌〈驟雨打新荷〉。松雪喜而賦詩，誠一時盛事，惜全集中不載。詩云：「萬柳堂前數畝池，平鋪雲錦蓋漣漪。主人自有滄州趣，遊女仍歌白雪詞。手把荷花來勸酒，步隨芳草去尋詩。誰知咫尺京城外，便有無窮萬里思。」²⁴

野雲此次邀宴的兩位佳賓皆為當時聲譽最高的漢族士大夫。盧處道即盧摯（?-1314?），趙子昂即趙孟頫（1253-1321）。盧摯，號疏齋，涿州人，元朝前期著名作家，世稱其文與姚燧比肩，詩與劉因（1249-1293）齊名，而散曲尤為著名，官至翰林學士承旨。而趙孟頫更是元朝的全能文人，詩、書、畫無一不精，其時任翰林侍讀學士。而宴中歌唱侑酒的順時秀則為大都赫赫有名的歌妓，「尤長于慢詞」。²⁵

趙孟頫於此次盛會中，不僅賦詩，而且還作〈萬柳堂圖〉以紀其事。此圖現存臺北故宮博物院（「圖一」），²⁶ 圖設色，圖中園門臨水池，堂後煙柳迷茫，遙見青山城堞，堂上坐宴者三人，中立一紅衣女子，左手持花，右手執盞，又有童子三人持壺杓。門外客策馬後至。²⁷ 孟頫除在圖上題詩外，並自跋云：

野雲招飲京城外萬柳堂，召解語花劉姬佐酒，姬左手持荷花，右手舉杯，歌〈驟雨打新荷曲〉，因寫此以贈。 趙氏子昂，水精宮道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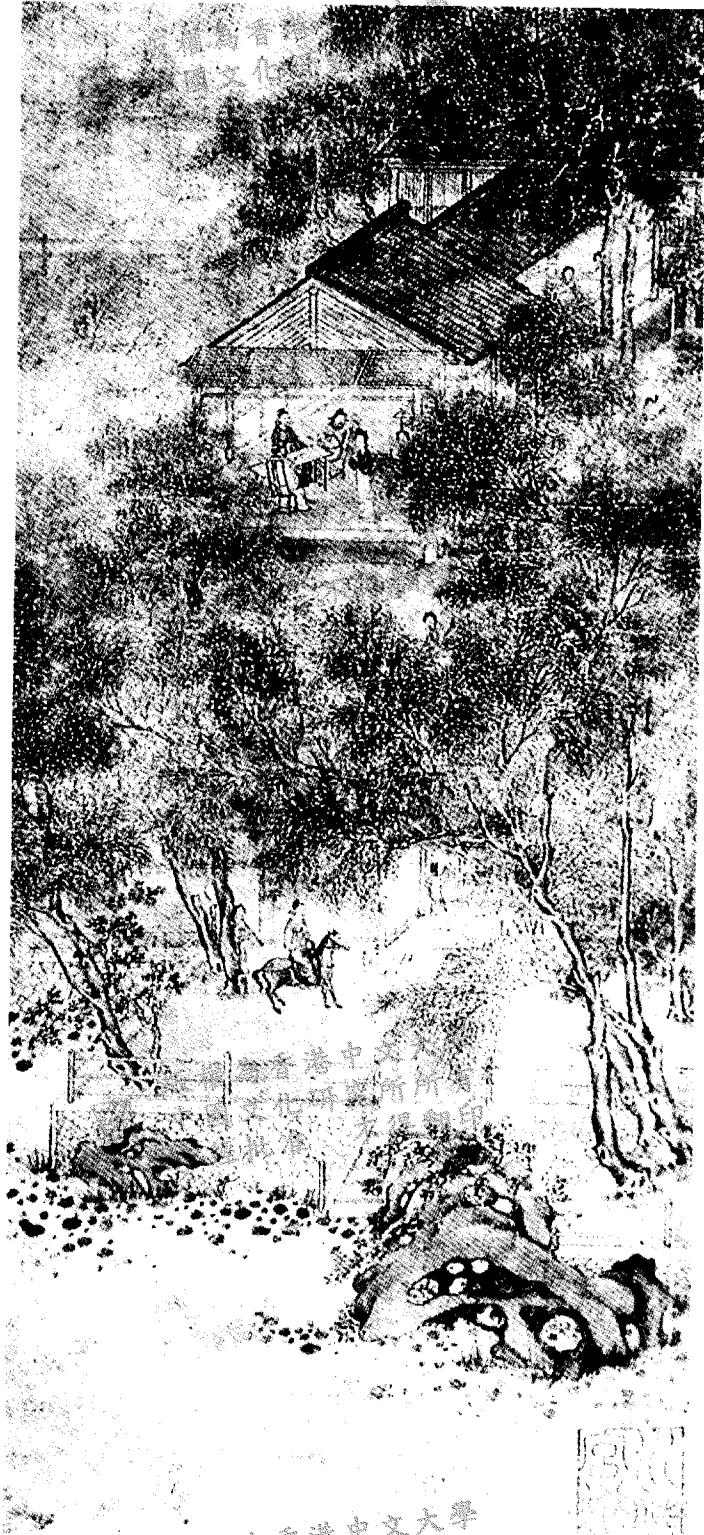
²³ 關於萬柳堂燕集舉行之時間，並無明確記載。李修生認為是在大德八年（1304）（《盧摯年譜》，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4年，頁10），而任道斌認為是延祐五年（1318）（《趙孟頫繫年》，開封：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187）。但趙孟頫於大德八年時任江浙儒學提舉，直至至大四年始返大都，供職集賢。盧摯卒於延祐元年，故萬柳堂燕集應舉行於至大四年至延祐元年間。

²⁴ 《廣容談》，《歷代小史》本，頁一上至一下。《廣容談》此條記載下原注云：「濠梁李升記。」李升，濠梁人，善繪墨竹，見夏文彥《圖繪寶鑑》，《人人文庫》本，頁5，103；此一記述轉載於夏伯和（著）、孫崇濤、徐宏圖（註）：《青樓集箋註》（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90年），〈解語花〉，頁76-77；陶宗儀：《輟耕錄》（臺北：世界書局，1963年），卷九〈萬柳堂〉，頁138-39。

²⁵ 《青樓集箋註》，頁76。

²⁶ 《故宮書畫圖錄》（臺北：故宮博物院，1990年），第五冊，頁75。此圖未經《石渠寶笈》著錄，故未引起前人注意。

²⁷ 傅樂淑認為策馬後至者為鮮于樞（〈萬柳堂圖考〉，頁14），惜無證據。



圖一：趙孟頫《萬柳堂圖》（局部）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可見此圖原係孟頫為解語花所作，²⁸ 卻為此次盛會及一代名園留下具體面影。

3. 周德清、瑣非等論曲律之會

周德清，號挺齋，江西高安人，宋朝名詞人周邦彥（1056-1121）之後，為一通曉音律的布衣曲家。²⁹ 德清所著《中原音韻》為論述北曲體制、韻律的重要著作。其友瑣非所撰《中原音韻》序末自署：「西域拙齋瑣非復初序。」可見瑣非，字復初，號拙齋，西域人。³⁰ 該序又云：「余勳業相門，貂蟬滿門，列伶女之國色，歌名公之俊詞，備嘗見聞矣！」瑣非顯然為一醉心劇曲之風流公子，與德清為志同道合的朋友。

泰定元年（1324），周德清撰就《中原音韻》後，即與瑣非及另一出身江西吉安的同好羅宗信舉行了一次討論曲律的雅集。³¹ 德清《中原音韻·後序》云：

未幾，訪西域友人瑣非復初，讀書是邦。同志羅宗信見餉，攜東山之妓，開北海之樽。……復初舉杯，謳者歌樂府《四塊玉》所至「彩扇歌，青樓飲」。……復初前驅紅袖，而白同調歌曰：「買笑金，纏頭錦。」則是矣！乃復嘆曰：「予作樂府三十年，未有如今日之遇，宗信知某曲之非，復初知某曲之是也。」……遂捧巨觴于二公之前，口占《折桂詞》一闕，煩皓齒歌以送之，以報其能賞音也。……歌既畢，客醉，予亦醉，筆亦大醉，莫知其所云也。

可見瑣非與漢族同好談曲論韻、佳人侑酒的樂趣。

4. 禮部同仁聖安寺遊宴

此次遊宴為禮部同仁辦完公務後的即興之舉，大約舉行於天曆（1328-1329）、至順（1330-1332）間。巉巉（1295-1345）所撰及所書《聖安寺詩》（「圖二」）序云：

去冬十二月，聖安寺提調水陸會，本部伯庸尚書及咬住尚書、梁誠甫侍郎等相訪畢，咬住尚書邀往其伯父秃堅帖木兒丞相，葫蘆套盡日，至醉而還，馬尚書作序詩。巉再拜。³²

²⁸ 趙孟頫《萬柳堂燕集》詩未收入其文集中。傅樂淑認為乃因孟頫十分欣賞解語花，或曾有金屋藏嬌之企圖，引起其夫人管道昇之反對。其後裔編輯文集時為親者諱，乃刪去此詩（《萬柳堂圖考》，頁5）。此說全無證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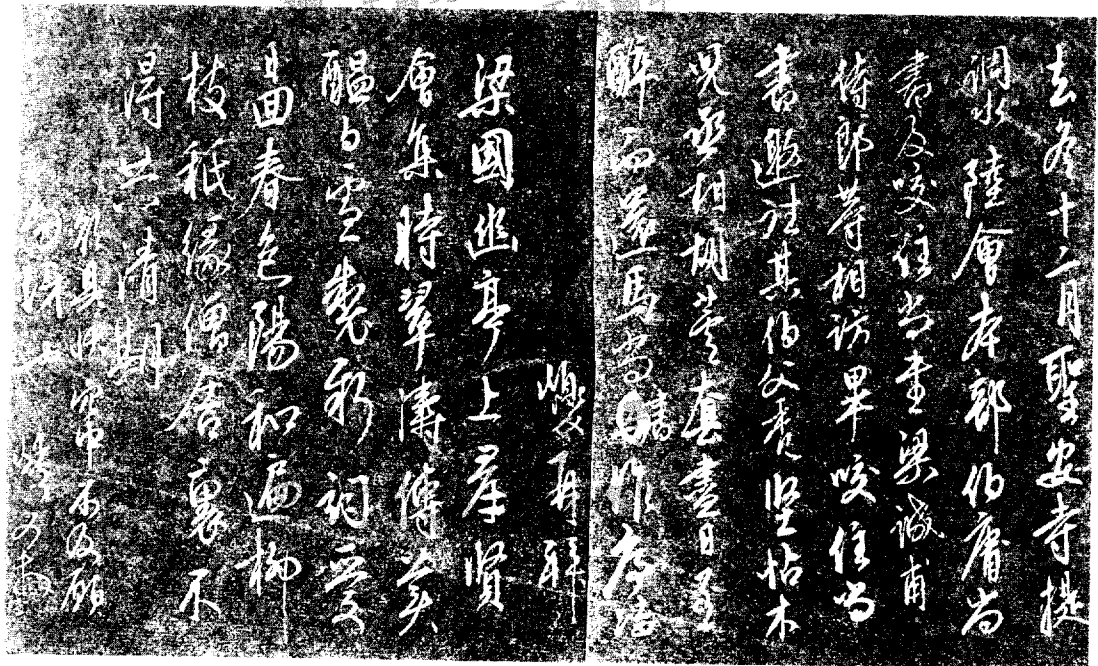
²⁹ 鍾嗣成（著）、王鋼（校訂）：《錄鬼簿三種校訂》（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頁175；孫楷第《元曲家考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頁113-14。

³⁰ 《中原音韻》（臺北：藝文印書館，1979年），卷首，頁九上至九下。

³¹ 羅宗信，《中原音韻》前亦有其序（頁七上至八下）。

³² 原載於《經訓堂法帖》刻本，後收入下中彌三郎（編）：《書道全集》（東京：平凡社，1930年），第十九卷，頁190-91，題作《康里巉巉書》。

圖二：嶮嶮〈書聖安寺詩〉



聖安寺位於大都南城，「輪奐之美，為都城冠」。³³ 禮部同仁於參加該寺水陸會（即佛教之水陸齋）後即往訪禿堅帖木兒（Tügel Temür）丞相並共同宴飲。

參與此次宴飲的有禮部尚書馬祖常（字伯庸，1297-1338）、嶮嶮、咬住、侍郎梁誠甫及主人禿堅帖木兒丞相。馬祖常，汪古（Önggüt）人，為忽必烈朝初年禮部尚書月合乃（1216-1263）曾孫，延祐二年（1315）進士，官至樞密副使，為元代中期詩文名家，著有《石田文集》。³⁴ 嶮嶮，康里（Qangli）人，為儒相不忽木（1255-1300）之子，出身國子學，大儒許衡（1209-1281）弟子，仕至翰林學士承旨，為元代書法大家。其書法兼長真行草書，而以章草最為擅長，與趙孟頫齊名，有「北嶮南趙」之稱，

³³ 《析津志輯佚》，頁68。

³⁴ 蘇天爵：《滋溪文稿》，《元代珍本文集彙刊》本，卷九，頁360-78；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勵耘書屋叢刊》本，卷二，頁十八；卷四，頁六十一、七十一；王佑夫、周紹祖：《馬祖常及其詩歌創作》，《新疆大學學報》1988年第4期（1988年10月），頁89-95。

可見其聲譽之高。³⁵ 梁誠甫不可考，應為漢族士人。秃堅帖木兒及其姪咬住皆為蒙古弘吉刺氏，文宗朝之新貴。秃堅帖木兒於天曆元年（1328）九月由江西行省平章調陞大禧宗禪院使，明年封梁國公。³⁶ 咬住當即岳柱，曾任懷慶路達魯花赤，後於天曆二年任建康路總管，為文宗興建大龍翔寺。³⁷ 總之，參加此次飲宴者有色目著名文士二人、蒙古二人、漢族一人。

馬祖常於宴中所賦之詩為：「梁國幽亭上，羣賢會集時。翠濤傳美醞，白雪製新詞。愛日回春色，陽和遍柳枝，祇緣僧舍裏，不得共清期。」³⁸ 詩中「梁國」乃指秃堅帖木兒。其時秃堅入京不久，可能寄居於聖安寺，故祖常詩中有「祇緣僧舍裏，不得共清期」之句。

此次聚會雖舉行於僧舍，卻由馬祖常賦詩，而由巉巉作序並書之。祖常之詩與巉巉之書法皆足以代表當時色目文士的最高水平，可謂極佳組合。

5. 玉山草堂雅集

玉山草堂是元季東南最著名的民間文藝沙龍。當時東南富戶多喜結交文士，推獎藝文，其中以顧瑛（1310-1369）最為熱心，有如明吳寬所說：「元之季，吳中多富室，爭以奢侈相高，然好文喜客者，皆莫若顧玉山。」³⁹

顧瑛出身宦門，為崑山豪富，一生不屑仕進，屢卻徵辟。年四十以後，將田業交付子婿，「欲謝塵事，投老于林泉」。他在崑山之西，營建以玉山草堂為主的園林羣體，包括亭臺樓榭三十六景。在此兼有湖山與建築之勝的環境中，顧瑛「日與高人俊流，置酒賦詩，觴詠倡和」。玉山草堂雅集自至正八年（1348）年起，前後持續達十七年之

³⁵ 《元史》卷一百四十三〈巉巉傳〉，頁3413-17；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卷二，頁十下；卷五，頁七十九、八十一；北村高：〈元代トルコ系色目人康里巉巉について〉，《龍谷史壇》第85期（1985年），頁13-41；王乃棟：〈康里子山的族屬及其書法藝術的探索〉，《新疆社會科學》1985年第4期（1985年10月），頁117-21；盧慧紋：《元代書家康里巉巉研究》，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年）。

³⁶ 《元史》，卷三十二，頁710；卷三十三，頁742；卷三十八，頁819。

³⁷ 虞集：《道園學古錄》，《四部叢刊》本，卷十〈題咬住學士孝友卷〉，頁十一上；釋大訢：《蒲室集》，《四庫全書》本，卷一〈高門一首贈岳柱公〉，頁三下；卷七〈送岳柱留守還朝序〉，頁十七下。

³⁸ 馬祖常此詩未收入其《石田文集》中，李叔毅點校《石田先生文集》（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所附〈輯逸〉亦未錄入。

³⁹ 吳寬：《匏翁家藏集》，《四部叢刊》本，卷五十一〈跋桃園雅集記〉，頁四上至四下。

久，而以至正八年至十四年(1354)間為最盛。⁴⁰ 參與雅集而現尚知其名者有六十九人，其中有達官，有布衣，有僧，亦有道，多為名重東南的文人。

與顧瑛及草堂雅集有關之蒙古、色目文士共有八人。其中參與雅集者五人，為草堂題匾者一人，與顧瑛唱和者二人。參與雅集者為：

泰不華(Tai Buqa, 1304-1352)，出身蒙古伯牙吾臺(Baya'udai)氏，生長於臺州，為至治元年(1321)右榜狀元，官至臺州路總管。其才學甚為全面，通理學，精小學，詩藝、書法皆負盛名，書法兼擅篆、隸、正、行書，是當時名家。⁴¹ 至元五年(1339)，泰不華訪問玉山，觀賞經由名書畫家柯九思(1290-1343)鑑定為曾經蘇軾品題之假山，以古篆作「拜石」二字於壇，並為拜石壇所在之寒翠所題名，「此石之名由是愈重」。⁴² 此外，泰不華又為草堂中之漁莊、金粟影、雪巢等處題匾及撰聯，在諸名公中為草堂題匾最多。⁴³ 泰不華以後未能再至玉山，卻可說是玉山草堂雅集之先驅。

昂吉，字啟文，西夏人，至正八年進士，歷任翰林編修、紹興路錄事司達魯花赤。顧瑛在《草堂雅集》中稱他「多留吳中，時扁舟過余草堂，其為人廉謹寡言笑，非獨述作可稱，其行尤足尚也」。⁴⁴ 昂吉為草堂之常客，顧瑛編《玉山名勝集》所收其在雅集中唱和詩文甚多。⁴⁵

聶鏞，蒙古人。⁴⁶ 楊維禎《西湖竹枝集》稱他「字茂先，蒙古氏。幼警悟，從南州儒先生問學，通經術，善歌詩，尤工小樂章，其音節慕薩天錫」，⁴⁷ 可見聶鏞為一

⁴⁰ 關於顧瑛及玉山雅集，參看么書儀：《元代文人心態》（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3年），頁250-66；鈴木敬：《中國繪畫史》（東京：吉川弘文館，1989年），卷中之二，頁181-94；David Sensabaugh, "Life at Jade Mountain: Notes on the Life of the Man of Letters in Fourteenth-century Wu Society," 載《鈴木敬先生還曆紀念·中國繪畫史論集》（東京：吉川弘文館，1981年），頁45-69；Idem, "Guests at Jade Mountain: Aspects of Patronage in Fourteenth Century K'un-shan," in *Artists and Patrons*, edited by Chu-tsing Li (Lawrence, 1989), pp. 93-100。

⁴¹ 關於泰不華，參見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卷二，頁十二；卷四，頁五十一下；卷五，頁七十九下、八十三；蕭啟慶：〈元代蒙古人的漢學〉，載蕭啟慶：《蒙元史新研》（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頁95-216。

⁴² 顧瑛：《玉山草堂集》，汲古閣《元人十種詩》本，卷下〈拜石壇記〉，頁八下。

⁴³ 同上注，〈匾題附記〉，頁十一下至十五下。

⁴⁴ 顧瑛(編)：《草堂雅集》，《四庫全書》本，卷十，頁四十六下。

⁴⁵ 顧瑛(編)：《玉山名勝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一，頁十六下；卷二，頁十五下；卷三，頁二十一下；卷五，頁三上；卷六，頁五下、十七上；卷八，頁十七下。

⁴⁶ 關於聶鏞，參看蕭啟慶：〈元代蒙古人的漢學〉，頁152-53。

⁴⁷ 《西湖竹枝集》，錢塘丁氏刊本，頁三十上至三十下。

少年求學南方，詩風學薩都刺（1272-1340）之蒙古詩人。他於至正八年參與〈碧梧翠竹堂題句〉，⁴⁸ 又有〈寄懷玉山〉二首，與顧瑛唱和。⁴⁹

旃嘉問，族屬不詳，自其名判斷，應為蒙古人。他於至正九年（1349）冬參與草堂聽雪齋分韻賦詩，其詩首二句云：「我從高書記，窮冬走吳下。」高書記即昂吉，昂吉漢姓高。故旃嘉問為昂吉友人，偕昂吉走訪玉山而參與雅集。⁵⁰

薩都刺，答失蠻（Dashman，即回回）氏。泰定四年（1327）進士，⁵¹ 官至淮西廉訪司經歷，為元朝中後期著名詩人。其《雁門集》中有〈席上次顧玉山韻〉。⁵² 薩氏於至正三年（1343）擢江浙行省郎中，在其自河南赴杭州途中，或曾走訪草堂，與顧瑛宴飲。

曾為草堂館閣題匾而不知是否曾身臨草堂者則有馬九霄。九霄，本名唐古德，畏兀兒人，著名散曲家馬昂夫（即薛昂夫，1270?-?）之弟。先後出任江西行省掾、淮東廉訪司經歷。官階不高，卻與乃兄皆以文才聞名，時人比之為「二蘇」。⁵³ 九霄善畫鶴，《書史會要》又稱其「能篆書」。九霄大約於揚州任職淮東廉訪司時與顧瑛結識，應邀為草堂「玉山佳處」及「柳堂春」二處題寫匾額及對聯。⁵⁴

曾與顧瑛唱和但現無法證明其人身至玉山之色目文士則有幹玉倫都（徒）與孟昉。幹玉倫都，字克莊，出身西夏儒學世家，曾肄業國子學，為虞集弟子，官至侍御史。⁵⁵ 顧瑛有和〈幹克莊題壽安寺詩〉。⁵⁶ 孟昉，字天嘯，官至南臺御史，⁵⁷ 善書，尤精古文。自顧瑛〈長歌寄孟天嘯都事〉七古詩觀之，二人當為知交。⁵⁸

以上八位蒙古、色目士人皆曾直接或間接參與玉山草堂雅集。文學史學者陳建華認為玉山草堂雅集「在時間的延續性、地域的廣袤性、文化的多層性、藝文的結合性以及

⁴⁸ 《玉山名勝集》，卷三，頁十六上。

⁴⁹ 同上注，外集，頁二十七下至二十八上。

⁵⁰ 同上注，卷五，頁三下。

⁵¹ 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卷四，頁六十三下；卷五，頁七十九下、九十上；張旭光：〈薩都刺生平仕履考辨〉，載白壽彝（主編）：《回族人物志·元代》（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372-405；周雙利：〈薩都刺簡論〉，《內蒙古民族師院學報》1994年第1期，頁1-9。

⁵² 薩都拉：《雁門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卷十二，頁322。

⁵³ 楊鐮、石曉奇：《元曲家薛昂夫》（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頁10-14。

⁵⁴ 《玉山草堂集》卷下〈扁題附記〉，頁十一下至十五下。

⁵⁵ 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卷四十五，頁五十四下；卷五，頁七十九下。

⁵⁶ 顧瑛：《玉山璞稿》，宛委別藏本，頁十三下。

⁵⁷ 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卷四，頁七十一下。

⁵⁸ 《玉山璞稿》，頁十下。

審美的世俗性多方面都是空前的」。⁵⁹ 更值得注意的是其族羣多元性，而其族羣多元性則顯示，即在民間雅集中，亦有不少蒙古、色目士人參加。

6. 玄沙寺雅集

玄沙寺雅集係由宣政院使廉惠山海牙所邀集，至正二十一年（1361）初春在福州西郊玄沙寺舉行，⁶⁰ 參加者為戶部尚書貢師泰（1298-1362）、治書侍御史李國鳳（?-1367）、翰林院經歷答祿與權及行軍司馬海清溪。五人設宴於該寺山堂，飲酣，廉惠山海牙「數起舞，放浪戲謔」，李國鳳「援筆賦詩，佳句捷出」，而答祿與權則「設險語，操越音，問禪于藏石師」。當時元朝早已日暮窮途，各人皆因挽救危亡而至閩中。故宴席將散時，貢師泰持杯斂容說：「吾輩數人，果何暇於杯勺間哉？蓋或召，或遷，或以使畢將歸，……故得以從容相追逐，以遣其羈旅佛郁之懷，而非真欲縱情邱壑泉石。」於是，諸人以杜甫詩「心清聞妙香」句為韻，各賦五言詩一首，假初春遊賞學抒寫對國事的憂心。

參加玄沙寺雅集五人，就族屬而言，包括四大族羣。答祿與權為蒙古乃蠻（Naiman）氏，詩文皆佳。⁶¹ 廉惠山海牙、海清溪（一作鐵清溪）皆為畏兀兒人，⁶² 屬色目。李國鳳出身濟南官宦世家，屬漢人；而貢師泰則為宣城人，屬南人。就出身而言，廉惠山海牙、答祿與權與李國鳳皆為科第之士，分別為至治元年（1321）、至正二年（1342）及十一年（1351）進士，而貢師泰則由國子學晉身。⁶³ 唯有海清溪出身不明，而且當時係以經略行軍司馬身分至閩，不是文官。但他曾校正宋曾公亮《武經總要》，並請貢師泰作序，應有不錯的漢文修養，故能與科第及國子出身的文士分韻作詩。⁶⁴

前列六次遊宴中，舉行於元朝中期者四次，後期者二次。中期四次中，清香詩會、廉園萬柳堂之會及聖安寺遊宴的主人皆為蒙古、色目人，唯有《中原音韻》曲律之會係

⁵⁹ 陳建華：〈元末東南沿海城市文化特徵初探〉，《復旦學報》1988年第1期（1988年1月），頁31-34。

⁶⁰ 貢師泰：《玩齋集》，《四庫全書》本，卷六〈春日玄沙寺小集序〉，頁二十四上至二十五上。

⁶¹ 蕭啟慶：〈元代蒙古人的漢學〉，頁136；楊謙：〈答祿與權事跡勾沉〉，《新疆大學學報》1993年第4期（1993年10月），頁97-103。

⁶² 《元史》卷一百四十五〈廉惠山海牙傳〉，頁3447；海清溪即鐵清溪，貢師泰〈武經總要序〉稱其為高昌人（《玩齋集》，卷六，頁十下至十二上），即畏兀兒人。

⁶³ 李國鳳見蕭啟慶：〈元至正十一年進士題名記校補〉，《食貨》（復刊）第十六卷第七、八期（1987年7月），頁69-84。

⁶⁴ 《玩齋集》卷六〈武經總要序〉，頁十下至十二上。

以漢族士人爲主人。後期二次中，玉山草堂雅集主人爲漢族，玄沙寺雅集則是由色目人廉惠山海牙所邀集。可見多族遊宴中，主人不限於某一族羣。而在主客表現方面，清香詩會與廉園之會的色目主人是否即席賦詩，與其漢族賓客相唱和，已不可考。在其他四次聚會中，蒙古、色目文人或爲主人，或爲賓客，而其賦詩論曲所展現的文化修養，較諸與會的漢族士人並不遜色。

b. 小集

小集乃指僅有賓主各一的小型宴飲，是否有其他陪客參與現已不可得知。此類宴飲或爲好友之聚會，或爲官場酬酢。但是，即使是後者，主客亦皆爲士人，舉行之方式亦不溢出雅集之規範。現舉二例如次：

1. 散散邀宴虞集

散散出身畏兀兒族，其父潔實彌爾（1253-1315）爲忽必烈太子真金東宮近臣，官至宣政院使。散散任翰林侍讀學士時，與大儒吳澄（1249-1333）、虞集（1272-1348）共事。⁶⁵ 吳澄辭歸臨川，有〈回散散學士書〉，中稱「學士質美而學不倦」，散散顯然爲一士人。⁶⁶ 至正四年（1344），散散奉使宣撫抗江西、福建，此時虞集已歸隱鄉居，仍爲他撰〈右丞北庭散公宣撫江閩序〉，可見二人友誼。⁶⁷

散散供職翰林院時，曾邀宴虞集。陶宗儀《輟耕錄》云：

虞邵庵先生在翰苑時，宴散散學士家，歌兒郭氏順時秀者，唱今樂府，其〈折桂令〉起句云：「博山銅細裊香風」，一句而兩韻，名曰「短柱」，極不易作，先生愛其新奇。⁶⁸

順時秀是當時紅牌歌妓，《青樓集》稱她「姿態閑雅，雜劇爲閨怨最高，駕頭、諸旦本亦得體」。⁶⁹ 而《輟耕錄》則稱時秀「性資聰敏，色藝超絕，教坊之白眉也」。⁷⁰

虞集聆聽順時秀歌後，即用短柱體，寫雙調〈折桂令〉，詞云：

⁶⁵ 吳澄：《吳文正公集》，《元人文集珍本叢刊》本，卷三十二〈齊國文忠公神道碑〉，頁十四下至十八上。

⁶⁶ 同上注，卷八，頁九上。

⁶⁷ 虞集：《道園類稿》，卷二十一，頁三十三上。

⁶⁸ 《輟耕錄》卷四〈廣寒秋〉，頁73。

⁶⁹ 《青樓集箋註》，頁102-3。

⁷⁰ 《輟耕錄》卷十九〈伎聰敏〉，頁281。

鸞輿三顧茅廬，漢祚難扶，日暮桑榆。深渡南瀟，長驅西蜀，力拒東吳。美乎周瑜妙術，悲乎關羽云殂。天數盈虛，造物乘除，問汝如何，早賦歸歎？

此詞係詠嘆蜀漢興亡，感慨天數難違。乃是因席上二人談及三國史事而作。

2. 貫雲石與張可久的飲宴

貫雲石（1286-1324）與張可久（1280-?）出身全然不同，卻是友誼極篤，時相過從的散曲同好。雲石為出身色目世家的貴胄公子，原名小雲石海涯（Sewinch Qaya），畏兀兒人，平宋大將阿里海牙（Arigh Qaya, 1226-1286）之孫，亦為廉野雲之甥。早年曾任萬戶府達魯花赤、翰林侍讀學士等高職，卻在二十九歲的盛年，罷官辭祿，隱跡錢塘。其時，雲石「談禪說道」，「世接已疏」，⁷¹ 但與張可久卻往來密切。可久，字小山，慶元人，出身胥吏，長期沈淪下僚，卻與雲石並為元朝享有盛名之散曲家。⁷² 雲石曾為可久散曲集《今樂府》作序，稱之為「文麗而醇，音和而平，治世之音也」。⁷³

張可久遺作之中，與雲石唱酬者多達八闕。⁷⁴ 其中〈酸齋學士席上〉、〈酸齋席上聽胡琴〉皆係應雲石邀宴時所作。雲石精於音律，常在席上撫琴吹笛，娛樂佳賓。可久〈酸齋席上聽胡琴〉中以「憶馬上昭君，梭銀線解冰，碎拆驪珠串。雁飛秋煙，鶯啼春院，傷心塞草邊」來描寫對雲石琴聲之感受。可見雲石琴藝之高妙，亦可見曲家遊宴與詩人、畫家之不同。

上述兩次小集，皆係異族士人基於彼此友誼及共同興趣的聚會。其中貫雲石與張可久經常共聚小酌，尤值得注意。二人族屬不同，卻因對散曲之共同愛好而建立深厚之友誼。

三、藝術之會

國畫與書法是中原特有的藝術形式，也是士大夫文化的重要內涵。文人畫自唐代王維（699-759）提倡以後，中經北宋蘇軾（1036-1101）等人的鼓吹，至元代而大盛，繪畫成為文人表現自我的工具。而書法與繪畫之間的關係更是血肉相聯。楊維禎〈圖繪寶鑑

⁷¹ 楊鐮：《貫雲石評傳》，頁104-31；柴劍虹：〈維族作家貫雲石和他的散曲〉，《文藝研究》1982年第4期（1982年7月），頁121-29。

⁷² 孫楷第：《元曲家考略》，頁29-31。

⁷³ 見北京圖書館藏天一閣鈔本《小山樂府》；呂薇芬、楊鐮（校注）：《張可久集校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頁644。

⁷⁴ 隋樹森（編）：《全元散曲》（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頁771，776，787，795，830，863，888，916。

序)說：「士大夫工畫者必工書，其畫法即書法所在。」詩、書、畫因而互相聯鎖，成為士大夫不可或缺的修養。徙居中原的外族人士，除去通經擅詩外，尚須擅長書法與繪畫，始能成為全面文人。元代蒙古、色目人中便產生不少畫家與書家。這些蒙古、色目文士自不免與漢族同好時相聚會，或切磋技藝，或賞鑑古人妙品。現舉三例如次：

1. 鮮于樞邸兩次雅集

杭州是元朝統一南北後人文薈萃之地，不少北方及蒙古、色目文士遊宦江南，喜愛錢塘山水風物，長年流連於此，而與江南士人密切交融。鮮于樞（1257?-1302）便是其中樞紐人物，對南北文化交流貢獻頗大。

鮮于樞，字伯機，薊州人。自至元二十四年（1287）任兩浙轉運司經歷，至大德六年（1302）北還，在杭州棲遲達十五年之久。⁷⁵ 官爵不顯，卻是當時最有名之書法家，而且能詩善曲，並富收藏。他以北籍官僚及著名文人之身分與寓居杭州的南北文士皆有密切交往。大德二年（1298）在其寓邸之中便有兩次集合南北文士的藝文盛會。

兩次盛會中，一次為文物鑑賞之會。明吳升《大觀錄》所載趙孟頫所撰王羲之〈思想帖〉書後云：

大德二年二月廿三日，霍肅清臣、周密公謹、郭天錫右之、張伯淳師道、廉希貢端甫、馬昫德昌、喬篔臣仲山、楊肯堂子構、李衍仲賓、王芝子慶、趙孟頫子昂、鄧文原善之集鮮于樞伯機池上。佑之出右軍〈思想帖〉真跡，有龍跳天門，虎臥鳳閣之勢，觀者無不咨嗟嘆賞，神物之難遇也。 孟頫書。⁷⁶

而清胡敬《西清札記》載〈郭忠恕《雪霽江行圖》〉後趙孟頫題跋云：

右郭忠恕〈雪霽江行圖〉，神色生動，徽廟題為真跡，誠至寶也。大德二年二月廿三日，同霍清臣，周公謹，喬篔成諸子獲觀于鮮伯機池上。是日，郭右之出右軍〈思想帖〉，亦大觀也。 趙孟頫書。⁷⁷

可見此次聚會係為觀賞晉王羲之〈思想帖〉及北宋郭忠恕〈雪霽江行圖〉。〈思想帖〉為郭佑之所有，而〈雪霽江行圖〉則不知何人所提供。同觀者十三人之中有色目人，有漢人，亦有南人。

⁷⁵ 關於鮮于樞及其在南北文化交融中之作用，參看 Marilyn Wong Fu, "The Impact of the Reunification: Northern Elements in the Life and Art of Hsien-yu Shu (1257?-1302) and Their Relation to Early Yuan Literati Culture," in *China under Mongol Rule*, edited by John D. Langlois, J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371-433。

⁷⁶ 吳升：《大觀錄》，怡寄軒本，卷一〈魏晉法帖·王右軍思想帖〉，頁二十三上。

⁷⁷ 胡敬：《西清劄記》，《胡氏書畫考三種》，卷一，頁三下。

參與此次雅集的漢人有霍肅、郭佑之（1248?-1302）、馬昫（1244-1316）、喬贊成、楊肯堂、李衍（1244-1320）。江南文士則有周密（1232-1298）、張伯淳（1243-1303）、王芝、趙孟頫、鄧文原（1259-1328）等。以上諸人或為仕於江南的北方文士，或為江南著名文士，其中多人皆以富於收藏見稱於時。⁷⁸

此次盛會中亦有一色目人廉希貢之參與。希貢，字端甫，出身畏兀兒世家廉氏，為希憲之八弟。「善匾榜大書」，⁷⁹亦富收藏。⁸⁰其四兄希尹曾任兩浙都轉運使，而鮮于樞則任轉運司經歷，為其僚屬，自認知希尹最詳。⁸¹希貢或係因此受邀赴會。

霜鶴堂雅集則是鮮于府邸的另一次盛會。霜鶴堂為此府邸的一所新軒，大約落成於上述盛會之同時或其後不久。⁸²落成之日，鮮于樞舉行了一次雅集。陸友仁《研北雜誌》說：

鮮于伯機霜鶴堂落成之日，會者凡十二人：楊子構肯堂、趙明叔文昌、郭佑之天錫、燕公南國材、高彥敬克恭、李仲賓衍、趙子昂孟頫、趙子俊孟籲、張師道伯淳、石民瞻岩、吳和之文貴、薩天錫都刺。⁸³

這次雅集之賓客十二人中與上次相同者有楊肯堂、郭佑之、李衍、趙孟頫、張伯淳五人。此外七人中，漢人有趙文昌，南人有燕公楠（1241-1302）、趙孟籲與石岩（1260-?）。皆為當時著名文士或顯宦。另有吳文貴，富於收藏，但其籍貫已不可考。⁸⁴

參加此次雅集の色目文士有高克恭（1248-1310）與薩都刺。克恭，字彥敬，號房山，回回人，官至刑部尚書與大名路總管。為色目人中最早與成就最大的山水畫家，與趙孟頫、周密皆有甚深之友誼。其繪畫之天機便是江南的湖光山色及朋友的切磋往來而觸發。⁸⁵薩都刺此時仍為一布衣文士，下距其登進士第近三十年，得以參加這次達官名士的盛會，或可反映其早年便負有文名。⁸⁶

⁷⁸ 關於以上諸人之考證，見任道斌：《趙孟頫繫年》，頁82；Marilyn Wong Fu, "The Impact of the Reunification," pp. 408-9。

⁷⁹ 陶宗儀：《書史會要》，洪武九年（1376）本，卷七，頁十七上。

⁸⁰ 周密：《雲煙過眼錄》，《知不足齋叢書》本，下卷，頁三下、三十二下。

⁸¹ 鮮于樞：《困學齋雜錄》，《知不足齋叢書》本，頁六下。該處希尹之名誤作希貢。

⁸² 任道斌：《趙孟頫繫年》，頁81。

⁸³ 陸友仁：《研北雜誌》，《四庫全書》本，卷上，頁四十上。

⁸⁴ 《困學齋雜錄》，頁二十二下。

⁸⁵ 吳保合：《高克恭研究》（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7年），頁8-10；林松：〈元代回族詩畫家高克恭〉，《社會科學戰線》1982年第2期（1982年4月），頁175-80。

⁸⁶ 薩都刺之生年仍有爭議。據薩龍光之說，都刺係出生於至元九年（1272），參加此次雅集時年已二十七歲，中進士時更達五十六歲（薩都刺：《雁門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頁1）。張旭光則認為薩氏生於大德四年（1300）左右，中進士時其年齡為二十六、七歲（見張旭光：〈薩都刺生平仕履考辨〉，頁379）。兩者出入頗大。今暫從薩龍光說。

總之，鮮于樞府邸的兩次雅集匯集了當時寓居杭州第一流的各族士大夫，其中有漢人，有南人，亦有色目人，皆有頗高的藝文水準。

2. 天慶寺雅集

天慶寺雅集是元朝規模最大的一次書畫賞鑑之會。雅集主人為魯國大長公主祥哥刺吉（Sengge Ragi, 1282?-1332?）。⁸⁷ 祥哥刺吉為真金之孫女、答刺麻八剌（Darmabala，廟號順宗）之女，武宗、仁宗為其兄弟，英宗、文宗為其姪，文宗亦為其女婿。其夫婿則為出身蒙古弘吉刺部的濟寧王瑯阿不刺（Diubala），家世可說潢貴無比。祥哥刺吉本人不僅「誦習經史」，而且雅愛藝術，為元朝最重要的書畫收藏家及贊助者。

祥哥刺吉於至治三年（1323）三月在大都南城天慶寺舉行雅集，到會者皆為「中書議事執政官、翰林、集賢、成均〔即國子學〕之在位者」。「酒闌，出圖書若干卷，命各隨所能，俾識于後」，並由翰林直學士袁桷撰〈魯國大長公主圖書記〉，以誌其盛。⁸⁸

據藝術史學者傅申之研究，在天慶寺雅集題畫現仍可考者二十一人，包括著名漢人文士李朮魯翀（1279-1338）、曹元用（?-1329）、李洞及南人文士鄧文原、袁桷、柳貫（1270-1342）等。現知色目文士參與此會者僅有出身汪古族的集賢大學士趙世延（1260-1336）。世延「喜讀書、究心儒者體用之學」，而且善詩，能文，⁸⁹ 擅長書法，其墨迹〈跋化度寺碑〉仍存，書體似受蘇東坡影響，筆法略取於顏魯公，⁹⁰ 與漢族文士相較，未遑多讓。除世延外，此次盛會之主人為蒙古人，而上述各機構之「在位者」必多蒙古、色目人。因此，天慶寺之會無疑是一次超族羣的巨型雅集。

⁸⁷ 關於祥哥刺吉之家世、生平及其主持的天慶寺雅集，參看傅申：《元代皇室書畫收藏史略》（臺北：故宮博物院，1981年），頁11-27；姜一涵：《元代奎章閣及奎章人物》（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1年），頁11-16；傅申書中有關祥哥刺吉部分有Marsha Weidner英譯本，見Shen C. Fu, "Princess Sengge Ragi, Collector of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in *Flowering in the Shadows: Women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Painting*, edited by M. Weidner (Honolulu, H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0), pp. 56-80。

⁸⁸ 《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五，頁十下至十一下。

⁸⁹ 《元史》卷一百八十〈趙世延傳〉，頁4163-67；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卷三，頁四十七下；卷四，頁七十下。

⁹⁰ 王連起：〈元代少數民族書法家及其書法藝術〉，《故宮博物院院刊》1989年第2期（1989年6月），頁68-81。

3. 花香竹影齋雅集

花香竹影齋雅集是元季舉行於四明的一次偶發性以布衣士人爲主的藝文之會。烏斯道〈題《花香竹影圖》〉說：

倪仲權氏區齋居之室曰：「花香竹影。」日與余燕坐其間。馬君易之，邊君魯生枉駕來訪，笑語者終日。仲權聞魯生儒者而畫名雅重江湖間，欲請作〈花香竹影圖〉，未敢出諸口，易之度仲權意以請，遂援筆作是圖無凝滯，香影未嘗不藹然也。觀者或病之曰：「花竹可圖，香影不可圖也。」魯生笑而不答。余爲解之曰：「可圖則皆可圖，不可圖則皆不可圖。」……諸公皆大噱，且相與飲酒爲別。⁹¹

參加這次雅集的四人中，主人倪可與（1324-1376）及其摯友烏斯道皆爲四明地區布衣詩人。⁹² 兩位訪客中，馬易之即迺賢（1309-1368），邊魯生即邊魯，皆色目人。迺賢，字易之，漢姓馬，葛邏祿（即哈刺魯[Qarluq]）氏，爲生長鄞縣之著名詩人。長年未仕，晚年始任東湖書院山長、翰林編修。⁹³ 迺賢與倪、烏二人時相唱和，可見四明地區各族文士交往之密。⁹⁴

畫家邊魯則爲外來訪客。魯字魯生，北庭（即畏兀兒）人，曾任南臺宣使，地位不高，卻是多才多藝。⁹⁵ 夏文彥《圖繪寶鑑》稱他「善畫墨戲花鳥」，⁹⁶ 而楊維禎《西湖竹枝集》則稱他「天才秀發，善古樂府詩，尤工畫花竹，然權貴人弗能以勢約之」，⁹⁷ 可見他是一位花鳥畫家。⁹⁸ 他不樂於爲權貴作畫，卻欣然爲倪可與之書齋作圖，各族文士間顯然易於交融。

⁹¹ 烏斯道：《春草齋集》，《四明叢書》本，卷十一，頁十七上至十七下。

⁹² 同上注，卷十〈處士倪仲權墓表〉，頁十八上；卷十三〈別傳〉，頁一上至九下。

⁹³ 關於迺賢，參看陳高華：〈元代詩人迺賢生平事蹟考〉，《文史》第三十二輯（1990年），頁247-62；星漢：〈迺賢生平考略〉，《新疆大學學報》1988年第4期（1988年10月），頁77-81。

⁹⁴ 迺賢：《金臺集》，《元人十種詩》本，卷一〈題羅小川《青山白雲圖》爲四明倪仲權賦〉，頁三下；《春草齋集》卷四〈答馬易之編修〉，頁四下；卷八〈送易之編修北上序〉，頁四下。

⁹⁵ 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卷五，頁八十下、八十六上、九十下；陳高華：《元代畫家史料》（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0年），頁441-44。

⁹⁶ 《圖繪寶鑑》，卷五，頁一百三上。

⁹⁷ 《西湖竹枝集》，頁二十二上。

⁹⁸ 邊魯作品今存者僅有〈起居平安圖〉（又名〈花竹錦雉圖〉），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著錄於中國古代書畫鑑定組（編）：《中國古代書畫目錄》（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7冊，34；此圖影本收入梁濟海（編）：《中國古代繪畫圖錄》（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91年），第二冊，圖102。

上述三次藝術之會中，鮮于樞邸及天慶寺兩次雅集，都是大型的書畫賞鑑之會。前者主人為漢人，賓客則為寓居杭州的各族士人。後者主人為蒙古人，賓客則為中央政府機構的官員。歷次聚會主人與賓客的族屬雖然有異，對書畫之愛好則同。花香竹影齋雅集則是江南布衣士人的一次偶發性聚會，參加者有江南士人及色目士人各二人，而援筆繪圖者則為色目畫家邊魯。這些聚會反映出蒙古、色目士人中對士大夫文化造詣較為全面者不乏其人，故能與漢族士人共享藝術的雅趣。

四、遊覽之會

山水遊覽是士大夫生活的一個重要部分。優遊行樂於山水之間原是儒家傳統的一部分，孔子時代的曾皙便是以沐浴於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的優遊行樂為志向。魏晉以後，士人經過道家思想的洗禮，更認為山水令人「神超形越」，可以解憂散懷，豁暢心神，遊山玩水在士人之間遂成歷久不衰的風氣。⁹⁹ 士人結伴出遊，在山水之間飲酒賦詩，也可說是雅集的一種。

元朝蒙古、色目士人與漢族士人結伴出遊，頗為習見。遊覽之會按其結合性質，可分為下列二類：

a. 同僚共遊

元代之官僚體系原為一多元族羣之組織，政府各機構皆由不同族人士所組成，而在蒙古、色目官員之中不乏士人。因而，同僚出遊時，往往遵循中原士人傳統，除去觀賞山水外，亦有藝文活動。茲舉二例為證：

1. 南臺官員石頭城之遊

江南行御史臺（簡稱南臺）位於建康（南京）。至治二年（1322）重九該臺部分官員集體登臨建康名勝石頭城。許有壬《九日登石頭城詩》序云：

中執法石公、侍書郭公具酒肴登焉。監察御史劉傳之、李正德、羅君寶、八札子文、廉公瑞、阿魯灰夢吉、照磨萬國卿暨有壬佐行。¹⁰⁰

此次登臨石頭城之南臺官員共十人。其中漢人三人，南人一人，蒙古一人，色目二人。族屬不可考者三人，其中李秉忠（字正德）、羅廷玉（字君寶）顯然為漢族，而阿魯灰則為蒙古或色目人。

⁹⁹ 王國瓊：《中國山水詩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6年），頁120-47。

¹⁰⁰ 《至正集》，卷十五，頁十七下至十八上。

漢人三人中，除許有壬外，御史中丞石珪為安順人，忽必烈時代中書左丞石天麟（1219-1310）之子。¹⁰¹ 治書侍御史郭思貞，以儒進，官至奎章閣大學士。¹⁰²

南人一人即劉宗說（字傅之，1268-1336），長沙人，官至南臺侍御史。¹⁰³

蒙古一人即萬家閻（字國卿），耐溫臺（Jighuntei）氏，官至江浙行省郎中。¹⁰⁴ 萬家閻與許有壬友情深厚，有壬稱他「天資穎悟，喜交儒士，灼然有見於道義，故確然無間於吾徒也」。他曾在雲南、河間興建多處廟學，無疑為一蒙古儒者。

色目二人即八札（Bazar，字子文）及廉公瑞。八札，畏兀兒人，官至同知宣政院事，¹⁰⁵ 畫家朱德潤（1294-1365）為其作〈山水圖〉，當為士人。¹⁰⁶ 廉公瑞，應出身畏兀兒廉氏家族，廉希憲子姪皆以「公」為字，公瑞為希憲子姪。《至正金陵新志》稱其為廉禿堅海牙（Tugel Qaya）。¹⁰⁷ 以廉氏家族背景而論，公瑞應為文士。

在此登臨中，「酒一再行，二公一再督詩不已」，與會各人「乃各誦所記九日詩，率古作之傑出者，相與大笑傾倒，不知深杯之屢空也」。與漢族士人傳統之遊覽並無不同。

2. 福建廉訪司官員道山亭聯句

道山亭燕集聯句是至正九年（1349）福建廉訪司長官遊覽福州烏石山時所舉行。¹⁰⁸ 參加者有廉訪使僧家奴、僉事申屠駟、奧魯赤、赫德爾四人，其聯句云：

追陪偶上道山亭，疊障層巒繞郡青。（申屠駟）

萬井人家鋪地錦，九衢樓閣畫幃屏。（僧家奴）

波搖海月添詩興，座引天風吹酒醒。（赫德爾）

久立危欄頻北望，無邊秋色杳冥冥。（奧魯赤）

¹⁰¹ 蕭料：《勤齋集》，《四庫全書》本，卷三〈忠宣石公神道碑〉，頁十三上；《至正金陵新志》，卷六，頁五十四下。

¹⁰² 《蒲室集》卷五〈送郭幹卿學士赴奎章閣〉，頁二；《至正金陵新志》，卷六，頁四十下。

¹⁰³ 歐陽玄：《圭齋文集》，《四部叢刊》本，卷十〈侍御史劉公碑銘〉，頁一上；《至正金陵新志》，卷六，頁三十七下、四十下、四十三下、五十六下。

¹⁰⁴ 關於萬家閻，參看蕭啟慶：〈元代蒙古人的漢學〉，頁126。

¹⁰⁵ 《元史》卷一百三十五〈鐵哥朮傳〉，頁3272。

¹⁰⁶ 朱德潤：《存復齋集》，《四部叢刊》本，卷八〈為八札御史作山水圖〉，頁十四下。

¹⁰⁷ 《至正金陵新志》，卷六，頁五十四上。

¹⁰⁸ 陳棨仁：《閩中金石略》，《菽莊叢書》本，卷十，頁三下。

諸聯敘景寫情，皆頗工整。四位詩人族屬互異，僧家奴，蒙古侏灑沃麟氏，出身將門，官至江浙行省參政。¹⁰⁹「小間經史不離手，亦不輟於吟詠」，撰有《崢山詩集》，虞集爲之序，稱其詩「浩邁英蕩」，「無幽憂長嘆之聲」，可見其詩以豪放爲特色。申屠駟，河南壽張人，出身進士，大儒吳澄〈送申屠子迪序〉稱他「進治簿書，退玩經史，雖公務糾紛而吟詠不廢」。¹¹⁰駟曾輯其與豫章老詩人李庭桂唱和之作爲《東湖集稿》，由吳澄爲之序。¹¹¹赫德爾爲蒙古人，至順元年（1330）進士，¹¹²嘗賦〈歲山〉詩，有「水沂巔崖流自轉，水移絕塞勢尤雄」之句。奧魯赤族屬不詳，其名爲蒙古文a'urughchi之音譯，¹¹³應爲蒙古人，當亦爲能詩者。

b. 朋友共遊

同僚共遊，反映的往往是公誼，而朋友之同遊更能表現出各族士人間的友情及共同雅趣。茲舉二例如次：

1. 迺賢等大都南城之遊

迺賢以布衣文人身分於至正五年（1345）自四明北上大都，棲遲達六年之久。¹¹⁴此行目的在於謀求官職，因而廣交各族士大夫，參加不少次遊宴。最值一敘的是至正十一年之大都南城之遊。迺賢〈南城詠古十六首〉序云：

至正十一年秋八月既望，太史宇文公、太常危公偕燕人梁處士九思、臨川黃君殷士、四明道士王虛齋、新進士朱夢炎與余凡七人，聯轡出遊燕城，覽故宮之遺跡。凡其城中塔、廟、樓、觀、臺、榭、園、亭莫不裴徊瞻眺，拭其殘碑斷柱，爲之一讀，指其廢興而論之。……各賦詩一有六首以紀其事，庶來者有徵焉。¹¹⁵

大都南城古跡甚多。此次南城之遊主要是憑弔古跡。參加這次覽古之遊的七人中，除迺賢爲色目人外，有南人五人、漢人一人。

¹⁰⁹ 關於僧家奴，參看蕭啟慶：〈元代蒙古人的漢學〉，頁148-49。

¹¹⁰ 《吳文正公集》，卷十六，頁十九上至二十上。

¹¹¹ 同上注，卷十五下至十六上〈東湖詩稿序〉。

¹¹² 王元恭：《至正四明續志》，《宋元四明六志》本，卷七程端禮〈重修奉化州記〉，頁二十二下。

¹¹³ A'urughchi 係由蒙文 a'urugh 連綴 denominal noun 之字尾 -chi 而成。A'urughchi 意即管營官。參看 Ch'i-ch'ing Hsiao, *Military Establishment of the Yuan Dynas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135-36, n. 98。

¹¹⁴ 陳高華：〈元代詩人迺賢生平事蹟考〉，頁252-54。

¹¹⁵ 《金臺集》，卷十二，頁二上至二下。

五位南人為危素(1303-1372)、宇文公諒(1292-?)、黃吁(字殷士, 1308-1368)、王虛齋、朱夢炎(?-1380)。北人一位則為梁有(字九思)。其中危素, 撫州金谿人, 時任太常博士, 在元季文名甚盛, 政治地位亦高。¹¹⁶ 宇文公諒, 出身成都世家, 宋季入籍湖州, 元統元年(1333)進士, 時任翰林應奉, 能詩善畫。¹¹⁷ 黃吁, 撫州金谿人, 遊覽時仍為布衣, 後任國子助教。¹¹⁸ 王虛齋為四明道士, 為迺賢同鄉, 迺賢撰有〈題王虛齋所藏鎮南王墨竹〉七律。¹¹⁹ 朱夢炎, 龍興進賢人, 至正十一年新科進士, 授金谿縣丞。¹²⁰ 梁有則是出身大都世家, 不求聞達, 以教授為業, 著有《文海英瀾》、《續列仙傳》。¹²¹

從社會關係看來, 此次遊覽係以危素為中心。黃吁、朱夢炎皆為其江西同鄉, 而夢炎尤為其家鄉之新任父母官。宇文公諒、危素亦為其舊交。至正四年, 危素為訪求宋、遼、金史料南下, 二人初見於杭州。至正十年(1350), 公諒增廣其族譜, 即央危素為之序。¹²² 迺賢更是危素之摯友, 危素訪求三史史料時與迺賢訂交於四明。此後二人即惺惺相惜, 危素之《危雲林集》即係迺賢所編, 而迺賢之《金臺集》則為危素所編, 可見二人友誼篤厚。¹²³ 四明道士王虛齋可能由於迺賢之關係而參與此次遊覽。

參加此次遊覽的七人, 雖然有官員, 有布衣, 亦有道士, 由「各賦詩一有六首」看來, 諸人結伴同遊乃因基於對歷史、詩文的共同興趣。

諸人所撰詩皆已亡佚, 唯有迺賢〈南城詠古〉不僅收入其《金臺集》中, 手書墨跡亦刻入《三希堂法帖》(「圖三」)。¹²⁴ 此一詩帖顯示迺賢詩書兩佳。其詩格高韻響, 宛若唐音。書法為小行楷, 字體秀逸疏朗, 頗有清和雅逸之致, 風格似受趙孟頫影響。此一詩帖不僅為各族士人之交流留下最佳見證, 亦足以證明當時色目士人文學藝術水準之高超。

¹¹⁶ 宋濂：《宋文憲公集》，《四部備要》本，卷二十七〈知制誥同修國史危公新墓碑銘〉，頁十三下至十八上；么書儀：《元代文人心態》，頁267-79。

¹¹⁷ 關於宇文公諒，參看蕭啟慶：《元統元年進士題名錄校注(下)》，《食貨》(復刊)第十三卷第三、四期(1983年7月)，頁58。

¹¹⁸ 《元史》，卷一百九十六，頁四下。

¹¹⁹ 《金臺集》，卷二，頁十八下。

¹²⁰ 蕭啟慶：《元至正十一年進士題名記校補》，頁78。

¹²¹ 《金臺集》卷一〈寄南城梁九思先生〉，頁三十四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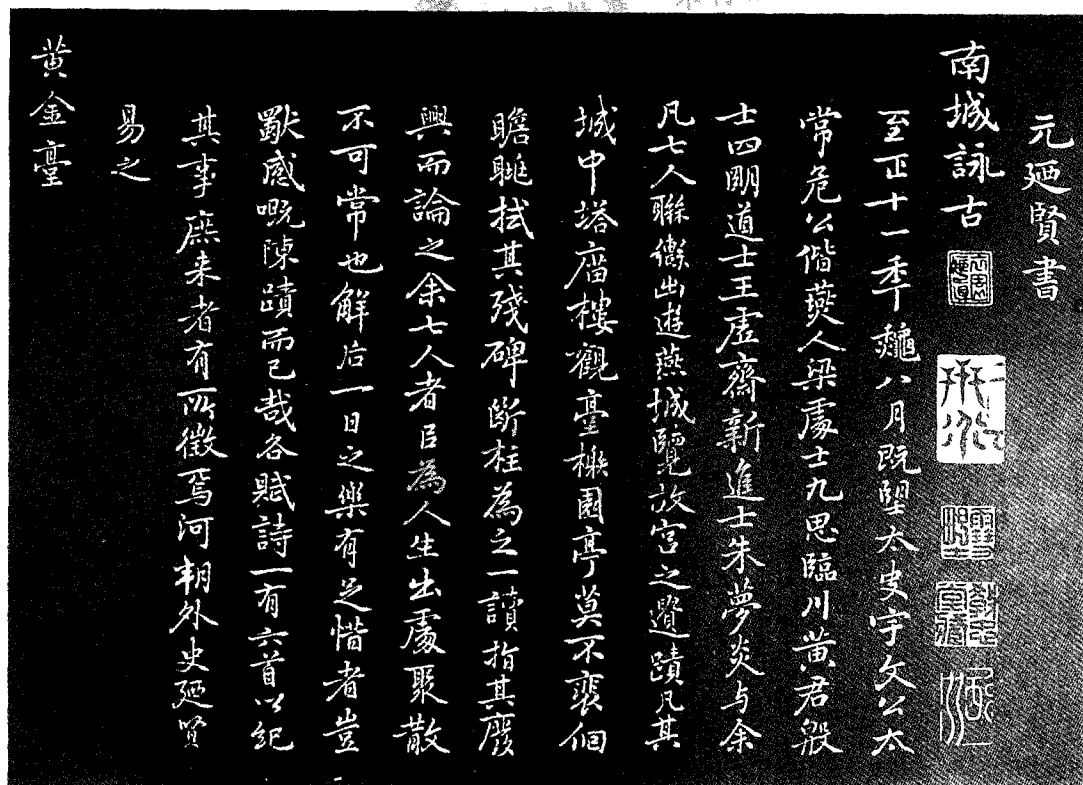
¹²² 《危太僕文集》，卷九，頁九上。

¹²³ 《金臺集》卷一前題「南陽迺賢易之學，臨川危太僕編」。而《危太僕雲林集》前則題作「南陽迺賢易之編」。

¹²⁴ 《三希堂法帖》(北京：中國書局，1991年)，第三冊〈南城詠古詩帖〉，頁108-19。該帖未注「是月廿日，辱夢炎進士再訪余於金臺寓舍，索書前詠，為書之，賢記」，故此一詩帖原係迺賢為朱夢炎所書。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圖三：迺賢手書〈南城詠古〉



2. 荀凱霖與許有壬之遊覽

荀凱霖 (Karim, 1255?-?) 系出西域阿魯渾 (Arghun) 氏，屬回回。其祖哈只哈心 (Hajji Qasim, 1152-1268) 歸降成吉思汗而東遷。¹²⁵ 父哈散為大名課稅提領，遂家大名。凱霖與兄暗都刺 (Abdullah, ?-1312) 自幼「鞠于外家，攻儒書，既長則習禮訓」，因而皆為文士。二人取外祖父之姓為荀氏，並採用漢族文士的表字，兄稱平叔，弟稱和叔。

¹²⁵ 《至正集》卷五十三〈西域使者哈只哈心碑〉，頁三十九上至四十一下；關於此家之歷史，參看何高濟：〈元代伊斯蘭教人物——哈只哈心〉，載《中外關係史論叢》第一輯（1985年），頁68-77。

凱霖兄弟與許有壬（1287-1364）結交甚早，¹²⁶ 其祖父之墓誌即係央請有壬執筆。而凱霖在至元、至正間歷任林州及彰德路達魯花赤，有壬之家鄉安陽屬彰德路而與林州為鄰縣，凱霖乃是有壬家鄉父母官。至元、至正間，有壬兩次分別以中書參政及左丞的身分罷官鄉居，與凱霖時相唱遊。其《至正集》中，有關凱霖兄弟之詩文多達六篇。如〈滿庭芳·偕察士安、馬明初登荀和叔廣思樓〉二闋即是與察伋（字士安，1305-?）、馬熙（字明初）拜訪凱霖時所作。¹²⁷ 察伋，蒙古塔塔兒氏，元統元年進士，官至浙東廉訪僉事，能詩善書。¹²⁸ 馬熙，衡州安仁人，與有壬為世交，二人「道同氣合」，交往極密。¹²⁹ 這一次的遊宴實際包括四大族羣。

至元四年有壬偕凱霖遊覽林州名勝林慮山，其〈記遊〉云：

往返九日，遊歷四百里。清賞之餘，則有從者絃歌。馬上疲憊，則聽和叔劇談，可以遣睡，餘力所及，得詩凡二十八首。¹³⁰

有壬在旅途中所作詩二十八首今已不存，但有〈同怯林〔即凱霖〕和叔遊西山途中口號二首〉，當即作於此行。¹³¹ 途中凱霖除了陪有壬劇談遣睡外，當亦有詩唱和，惜已無法得見。總之，凱霖陪遊有壬，不僅係基於地方官招待休致在鄉中朝大員的義務，亦由於二人深厚的友誼。

五、結論

就人數而言，蒙古、色目人在前舉多族士人雅集中，往往僅佔與會者的少數。在大型集會中如天慶寺雅集、清香詩會、玉山草堂雅集及鮮于樞宅的二次聚會等，尤其如此。元朝中期以後，蒙古、色目文士數目急遽增加，但與漢族文士總數相比，仍然相去甚遠，在雅集中僅佔少數，並不意外。但在花香竹影齋及道山亭聯句等雅集中，蒙古、色目士人之數目或與漢族文士相等，或超過漢族文士。

在這些雅集中，蒙古、色目士人與漢族士人具有相似的主動性。清香詩會的主人為唐古僧人沙囉巴，廉園萬柳堂之會主人為畏兀兒人廉野雲，天慶寺雅集主人為蒙古人魯

¹²⁶ 《至正集》卷七十九〈摸魚子·中都餞荀平叔都事赴大都〉，頁四十一下。

¹²⁷ 同上注，卷八十，頁五十一下至五十二上。

¹²⁸ 關於察伋及其漢文化造詣，參看蕭啟慶：〈元統元年進士題名錄校注（上）〉，頁79；〈元代蒙古人的漢學〉，頁152，199-201。

¹²⁹ 《至正集》卷十四〈送馬明初教授南歸〉，頁八下；卷四十二〈務本齋記〉，頁二十六上。

¹³⁰ 同上注，卷四十一，頁十八上至二十一上。

¹³¹ 同上注，卷二十六，頁四十一上。

國大長公主祥哥剌吉，玄沙寺雅集主人則為畏兀兒人廉惠山海牙。反映出蒙古、色目士人對漢族士人「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的意願。

若就其主要活動的性質而言，上述雅集中有文學之會，有藝術之會，亦有遊覽之會。在某些雅集中，蒙古、色目文士的表現並不遜色於其漢族友人。如聖安寺之會、玉山草堂雅集、玄沙寺雅集、花香竹影齋雅集、道山亭聯句、大都城南之遊等會中，馬祖常、昂吉、聶鏞、答祿與權、廉惠山海牙、僧家奴、赫德爾、奧魯赤、迺賢的詩歌、貫雲石的散曲、巉巖、泰不華、馬九霄、迺賢的書法及邊魯的繪畫表現不僅足與漢族與會漢族友人相頡頏，而且多已躋身當代名家之列。

上述諸雅集中，有的固然是因公誼而結合，有的則展現了各族士人間深厚的私人情誼。如貫雲石與張可久，瑣非與周德清、羅宗信，許有壬與荀凱霖等都是因共同興趣而成為好友，而這些雅集是基於其友誼而舉行，亦成為其切磋藝文的最佳場合。

上學元朝中期以後各族士人共同舉行之雅集十五例，僅佔現有記載可稽之同類活動的一小部分，但足以說明共同的文化修養與品味已使各族士人打破元朝族羣等級制的樊籬而相互密切交流與交融。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Multiethnic "Elegant Gatherings" of the Yuan Dynasty

(A Summary)

Hsiao Ch'i-ch'ing

This paper is a part of my study on the formation of a multiethnic literati circle in China under Mongol rule. It is my belief that various ethnic groups in the Yuan dynasty were not as much separated from one another as many scholars have held. By the mid-Yuan period a multiethnic literati circle had been formed. The newly emerging Mongol and Semu literati interacted closely with their Chinese colleagues through a network of social relations and multifarious cultural activities. "Elegant gathering," the focus of this study, was an expression of this multiethnic literati circle.

"Elegant gathering" had long been a major form of sociocultural activities in the Chinese literati tradition. These gatherings were held by literati on the basis of common cultural interest and taste as well as friendship. During the Yuan, there were more and more gatherings of this sort taken part not only by Chinese literati but also by their Mongol and Semu colleagues.

The three core sections of this paper are devoted to (1) literary gatherings, (2) artistic gatherings, and (3) excursions, respectively. In the fifteen cases cited in these sections I have shown that the Mongol and Semu literati intermingled freely with their Chinese friends and they demonstrated a kind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talents not much inferior to, and in some cases even equal of those of the latter. Generally, this study will help to show that the vast sociocultural gap once existing among various ethnic groups had been bridged considerably by the mid-Yuan period.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